指月錄/卷0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四 ◄

指月錄
卷之五　六祖下一、二世

► 卷六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金州杜氏子。

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

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敕金州太守韓偕。

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

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至垂拱三年。

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

習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為無為法。

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

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

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

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

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

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

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

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

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

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

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

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

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

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

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

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

(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

(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

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

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

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

(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

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

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

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

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

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於衡嶽。謚大慧。

青原行思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

幼歲出家。

參曹溪得法。語具六祖章。歸住青原　六祖將示滅。

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

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

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座曰。

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

汝自迷爾。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

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

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

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

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眾角雖多。

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師曰。

我卻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

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

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

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

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

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

吾有個[金*出]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

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

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

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

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

去日蒙和尚許個[金*出]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會參。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

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

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

是瓦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座告眾。跏趺而逝。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江西道一禪師　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

故俗稱馬祖。或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

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

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

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始居建陽佛跡嶺。遷於臨川。

次至南康龔公山。(宋高僧傳。先是此峰岫間。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及師至。

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大曆中。

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座下　僧問。

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

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

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肯堂充即心即佛頌云。美似楊妃離玉閤。

嬌如西子下瓊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牧菴忠非心非佛頌云。二月風光景氣浮。

少年公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杯酒。三個孩童打馬毬。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

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

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

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

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圜悟勤云。若以解路卜度。卻謂之相瞞。有者道。

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

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里許。

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

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大尊宿。

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恁麼。

這三個宗師。卻被擔板漢勘破。

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

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

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

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

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

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

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

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

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只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

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

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

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

明年更有長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妙喜曰。

馬祖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昧卻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

渾圇吞個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入云。

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

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

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

只為老婆心切。神鼎恁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

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

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不省這個意。

修行徒苦辛。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

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卻拄杖。

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

諸方笑我也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百丈問。

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有小師耽源。行腳回。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

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

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

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

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

蒼天蒼天峰無語。卻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

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

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

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

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曰。

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

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

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

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

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

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

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問僧。什麼處來。

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

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道吾云。滿也　雲巖云。湛湛地　洞山云。

　什麼劫中曾欠少。

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

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

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

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

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

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

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

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

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

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僧問。

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

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云何即得達道。師云。

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

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

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

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

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

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惟法滅。

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

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

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

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

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

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

雖即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

若是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

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

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

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

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

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

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

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

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

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

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

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

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一日示眾云。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

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

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

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

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

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

心為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

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

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

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應有法字)盡是事。舉一千從。

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

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

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

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

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

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

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是解脫。解脫者即是真如。

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

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

能破一切眾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

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

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

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

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

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之用。

無為是有為之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

心真如者。喻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於法。

若心取法。即涉外因。即是生滅義。不取於法。即是真如義。

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

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

順事為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

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

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即除。妄想既除。即是無生。

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即有著。若見此理。

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

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

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

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雪竇顯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

　明眼衲僧莫輕忽。

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

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師。

則不能茹葷。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

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得度。

見青原得法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

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門人道悟問。

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

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

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

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

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祖曰。

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

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

除個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

若恁麼。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

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專*瓦]　問如何是道。

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

至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

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

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

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

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

曰。竺土大仙心。(雪竇著語云。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

(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款款)靈源明皎潔。

(撫掌呵呵)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原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

(拈卻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

(這個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象。

(豈辨開眸)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暗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

(口宜挂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熱風動搖。

(春冰自消)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宴河清)鼻香舌醎醋。

(可憑可據)然依一一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

(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勿以暗相遇。

(明還非睹)當暗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睹。

(無異說)明暗各相對。(若為分)比如前後步。(不知此)萬物自有功。(旨爾寧止)當言及。

用。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

(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兆非相)勿自立規炬。(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

(又何妨)運足焉知路。(也不惡)進步非近遠。(唱彌高)迷隔山河固。

(和彌寡)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上堂。

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

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

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

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性自心現。水月鏡像。

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師於唐天寶初。

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

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師皆與授戒。

偶一日見負米登山者。師問之。知為送供者。師愍之。

明日即移庵下梁端。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謚無際大師。

指月錄卷之五

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